最三国最枭雄

汉末五十年的风云往事

九州鼎裂，群雄并起，汉失其鹿，天下逐之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不能被复制的时代。

汉末五十年，是它奠定了三国的格局

风云往事，黯淡了刀光剑影，历史已然沉寂

袁绍、公孙瓒、吕布、曹操、孙策、孙权、刘备、诸葛亮、司马懿……

英雄——中国历史的最枭雄，他们依旧年轻

比**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更会讲故事。 比**易中天**的《品三国》更会品三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言

这本书写的是东汉末年五十年间的一些人和一些事，这些人的名字，因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的关系，千百年来家喻户晓，譬如曹操、袁绍、刘备和孙权。而他们的事迹，也早已成为历史。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你、我、他，无论喧嚣与寂寞，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所谓历史，无非是许多人的人生构成的一个合集，反复地演绎、延续。这些真实的人生演绎、延续，宛如一幕幕引人入胜的戏剧，情节离奇曲折，在这样真实的故事面前，哪怕是最高明作家的虚构也显得矫揉造作。

而东汉末年的五十年，这样一个千百年来中国人最喜闻乐道的英雄时代，尤其显现出一种特有的中国式生存竞争的别样智慧。

不要奢望人生会是一场公平竞赛！

西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竞赛项目，所有选手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奔向同一个终点，所谓平等精神，在这里体现无余！

然而人生有平等的起点吗？每每听到那些所谓“不要让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的广告语，我总是哑然失笑。达官贵人的衙内、暴发户家的“富二代”、上班族和打工者的子弟，怎么可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

古今亦然，袁绍一生下来，就是四世三公的名门子弟；而曹操一睁眼，便因父亲曹嵩的权势而备受关照，同时也由于宦官后代的身份而被士大夫鄙视；至于刘备，若不是风云际会，便只能窝在边境小城里，终日为谋生而忙碌，和鞋子、席子打交道。

正因起点不同，各自向往的目标便不同。袁绍的人生视野，一开始便囊括天下、志存高远；曹操则只是希望做一个青史流芳的能臣，又或者，做一个马革裹尸的“征西将军”；至于刘备，只希望能出人头地，有一官半职而不必劳碌奔波。

所以说人生不是平等的一场竞赛，起跑的位置各不相同，也没有统一的跑道。西方宗教中所谓人间大同的终极幸福，大概也只是美好的愿望。人，或生于豪门，或生于贫困，或志在天下，或心存割据，各有自己的起点、跑道和目标终点，偶尔交叉而已。如果一定要把人生比喻为一场比赛，那也是你和自己的一场比赛。输与赢，更只能由自己来判断。

人生的转机，常常在相遇和际遇之间徘徊！

在历史学家的笔下，历史的演变似乎总是必然的。但人生并没有太多的必然，除了两件事：一为生，一为死。然而生与死，多一个字便不是必然，若是加两个字，譬如“如何”生，“何时”死，那便成了千变万化的两个主题，其中太多偶然与必然的交杂，因人而异演绎出不同的故事。

正因为有转机，人生才有了各自的精彩。出身富贵者，未必能终于富贵；而出身贫贱者，也未必就永远任人践踏。

然而这些所谓的偶然事件，却不是守株待兔可以等来的。有一个更为准确的名词叫做：“际遇”。譬如卖鞋子的刘备在涿县街头遇到了卖肉富户张飞和亡命天涯的逃亡人关云长；又譬如刘备一路吃败仗，到了荆州投奔刘表，结果在隆中乡间际遇了卧龙诸葛亮。曹操、孙权其实也有类似的际遇，曹操在他的少年时代际遇了风流倜傥的高干子弟袁绍，又在他的青年时代际遇了才华横溢的荀彧和郭嘉，到了中年时代，他看中了一个叫做司马懿的人才。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际遇都会发生结果，不要忘了，荀彧和郭嘉都曾经在袁绍帐下效劳；诸葛亮在刘备挖掘他之前，长期在刘表的地盘上潜伏，只不过这些碰撞，并未产生火花，于是相遇也就不能成为际遇。所以诸葛亮若没有与刘备的际遇，便只能在和刘表的相遇之后继续卧而不龙。人生的转机，常常在相遇和际遇之间徘徊。

袁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把曹操看做自己的小兄弟甚至小跟班，然而最后的结局却是曹孟德翻盘成功做了中原的霸主。曹操也多次收容潦倒的刘备，至于关羽，更是让曹操浮想联翩，但是金鳞岂是池中物，虽然屡屡寄人篱下，刘备却终归不是低头称臣的宿命。

事实上，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古今皆是如此。倘若能以天文来打个比方，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颗在自我轨道上运转的行星。如果自我膨胀一点，便成恒星；如果自由散漫一点，便成彗星；如果不思进取一点，便做人家的卫星。

相遇和际遇，实际上是不同人的不同人生的碰撞与交叉，碰撞之后，改变自己的轨道同时也影响了对方的人生。袁绍曾是汉末最亮的一颗星，一度仿佛恒星，曹操等大小行星都围绕着他转。但是一旦引力不够，曹操等便脱离原先的轨道，自行运转。

曹操的人生磁场很强大很吸引人，当时中国一大半的仁人志士为曹公而痴狂，如果不是赤壁这样的彗星大碰撞削弱了曹操的引力，他本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曹操的削弱又给了刘备和孙权完成自我轨道运行的好机会，结果形成了三大星系，三个不同的磁场，吸引着不同的人与物。荀彧、诸葛亮等人积极的投入，更丰富完善了这三大星系。

一个人总会有一个梦想，无论平凡与神奇，他运行在自己的人生轨道。或许有一天，他会因为与其他人的人生轨迹碰撞而改变轨道，这就是人生的际遇。

设计和调整自己的人生轨道

漫无目的地度过人生，未尝不是一种自然的人生状态。而设计自己的人生轨道，让人生随自己的意愿流淌五十年，却是一种无憾的人生选择。

曹操在青年时代，为自己设计了一条做“治世能臣”的人生轨道，直到大变局到来，他始终在这个轨道上运行。当曹操发现时局动荡，他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设计，他希望做一个将军，征战沙场，为最终的武士荣耀和帝国尊严，要么建功立业、封侯拜将，要么马革裹尸。

汉末五十年，第一、二个十年的大变局终于改变了曹操，他的人生轨道因剧烈碰撞而脱离了原先轨道，经过彷徨、振荡，终于运行在一个新的人生轨道上。这就是曹操的重建汉室、统一天下之梦，但是曹操的这个重建汉室、统一天下之梦，与袁绍、刘备、孙权的重建汉室、统一天下之梦又截然不同。

汉末五十年，第三、四个十年的大振荡再次颠覆了曹操的新轨道。最后十年，曹操又一次调整他的人生轨道，使其稳定运行，划过一道华丽的轨迹。曹操多次表示自己对人生的无憾——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枭雄的人生五十年跌宕起伏，却从未丧失对自我价值的追逐。

袁绍是一个历史的败者，倘以功利的价值观衡量，袁绍的人生是可悲的。但以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论，袁绍未尝不是快意者。袁绍的人生经营第一期，目标是剪灭宦官、振兴汉室；

袁绍的人生经营第二期，目标是讨伐董卓、振兴汉室；袁绍的人生经营第三期，目标是击败公孙瓒、建立河北为争夺天下的根据地；袁绍的人生经营第四期，目标是打败曹操、确立中原霸业。

很显然，袁绍的前期人生，总是在失败和成功之间彷徨，最后一次，他彻底地失败了，败得一败涂地、无法收拾。然而，没有人会是永远的胜者，事实上，没有人有资格嘲笑袁绍，曹操曾经动情地痛苦流涕，祭拜这位逝世的对手。有人说曹操是别有用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曹操从来都不敢对这位本初兄掉以轻心。

刘备的人生更为颠沛流离，他的资本太小、起点太低、能力可能也一般，然而刘皇叔的可贵之处，是他能以自己的意志引导自己的毕生。黄巾风暴来临之时，刘备的人生经营只是希望出人头地，他的目标，只是一个县令或者太守。然而即便如此，他的人生目标，依然看上去高高在上、不可触摸。在徐州，刘备垒高了自己的期望值，他期望能割据一方，做一州的主人。当然，他的实力不足以支撑这个期望，徐州丢了。在许都，刘备又一次垒高自己的人生目标，这一回，他居然燃起了天下之志，开始把扶持刘氏江山为己任。结果照旧，他的幻想随着宫廷密谋的泄露而破灭。

一个叫诸葛亮的年轻书生，在隆中的茅庐里，为刘备作了一个整体的人生规划。此后，刘备曾在袁绍、刘表帐下寄人篱下，依靠与孙权的联手成功翻盘。在荆州、益州，刘备一步一步垒高自己的人生。最终，流离半生的刘备居然完成了白手起家的骄人成就，他在成都做起了大汉天子，延续着刘氏江山。

于是，刘备真的期望自己可以如同光武帝刘秀那样中兴汉室，可惜刘备毕竟只是刘备，他做不了刘秀，等待他的是关羽的被杀和夷陵的火烧连营。刘备也有他自己的人生轨道，公平地说一句，刘备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

星辰或明或暗，人生或起或伏，诚如前言，没有人会是永远的胜者。人，只要按自己的意愿演绎人生就足矣！

历史的魅力，在于它虽是过往云烟，读懂它却可以参透现实、醒悟人生。作者司马路幼时好读《三国演义》，后来又被《三国志》的真实打动，这本《最三国 最枭雄》，可以说是对这两部经典（前者是文学经典，后者是史学经典）的致敬，也希望给读者带来一种别样的阅读享受。

目录

001 楔子：汉末浊世

003 第一章　人生初见：风暴来临之前的驿动十年

◆ 第一节　袁绍的“潜伏”岁月

005 谁可以拯救这个国家？

012 这是什么世道？

018 九月辛亥之变

023 落幕的夜火

026 帝国西疆的军人们

029 诡异的末日风情

033 自救与救人

◆ 第二节　谁阻断了曹操的能臣之路？

038 皇帝原来只是一把杀人的刀！

040 天下之大，何处可以自由呼吸

049 曹阿瞒的成人仪式

053 曹操的仕途初体验

057 娶个新娘让这小子消停点！

◆第三节　迷惘：曹操心中偶像的倒塌！

061 酷吏阳球

063 官场定律：做人永远比做事重要

064 文人的抗争：蔡邕密奏

069 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073 酷吏风暴：阳球一个人的战争

078 焦尾琴的叹息

081 第二章 大危机有大机会：狂风暴雨之中的乱舞十年

◆第一节　光和七年的一声春雷：危机也是一种机遇

083 风暴前夕的平静夏天

087 曹操很烦，刘备很苦！

089 别怪我骗人，是世道太乱！

093 曹操的沙场初体验

097 张角虽死，黄巾不灭

◆第二节　平乱之后：最危险的时刻就在风暴空隙

100 天灾人祸

102 五百万司徒

105 清廉在浊世是一宗罪

108 刘备的沙场初体验

110 来客许攸

111 孟德咏叹调

113 北方夜空的赤气

◆第三节　本初的理想

116 鞭打上司：刘备的愤怒

118 皇帝驾崩是个好消息

120 为何你不懂我的心？
122 在下刘备
124 狼烟滚滚，谁是英雄？
128 残阳如血，照在宫墙
130 萤火北邙，谁将入土？

◆第四节 这一回狼真的来了：终结者董卓！

133 谁是谁的棋子？
134 谁能阻挡凉州兵？
137 “天下健者，岂惟董公！”

139 第三章 艰难创业：一地碎片的韬晦十年

◆第一节 反董同盟为何虎头蛇尾？

141 从朝廷命官到在逃通缉犯
143 众望所归、当上盟主：袁绍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
145 旁观者众，唯有孟德向前冲！
147 各怀心事，作鸟兽散！

◆第二节 各奔前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

149 袁绍在冀州创业
151 曹操在兖州创业
153 刘备在平原起步
156 荀彧的选择
157 赵云的选择

◆第三节 徐州攻略

159 流言与噩耗
161 孟德的躁狂报复：徐州大屠杀
163 曹操的后院起火

166 躁狂之后的冷静反省
168 入主徐州：早熟的果实并不甘甜
169 得而复失：刘备拿不住烫手的徐州
171 刘备、吕布、袁术的三角关系

◆ 第四节 曹操的奋斗：行进在上坡路上

172 苦命天子历险记
175 袁绍：天子是个累赘？
177 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初尝甜头
180 致命诱惑：风骚的张家寡妇
181 一夜情的代价
183 阿丁的愤怒

◆第五节 官渡！官渡！——恐惧猛于袁绍

185 袁绍来了？袁绍没有来
187 刘备：吕布必须死！
189 站队决定前程：落跑的皇叔
192 官渡刺客：气氛空前紧张
195 袁绍真的来了
197 大战前夕的袁营乌啼

◆ 第六节 大碰撞：到最后一刻才决出胜负

199 先拿刘备热身
200 河北总动员
202 孙策的叹息——两强僵持是第三者的福音
204 关羽的突击：左右为难，不如顺势而为！
206 玄德游击队：远离是非之地
207 乌巢！乌巢！——尖峰时刻不容后退！

211 第四章 大翻盘：风云流变的逆转十年

◆第一节 新野时期：刘备的自我反省

213 刘备与他的世外桃源

215 不速之客

217 规划人生

220 试探刘备

◆第二节 长坂噩梦：梦醒时分能否否极泰来？

224 东临碣石：曹操作诗为自己打气

226 汉相曹操：南下前体制大改革

228 长坂坡：刘备的噩梦

231 江东来客：刘备等来了大救星

◆第三节 战与降：“富二代”孙权的人生抉择

233 会猎于吴：曹操的黑色幽默

234 诸葛亮智激孙仲谋

237 “富二代”也不好当

◆第四节 一把火烧了曹操二十年的努力！

241 月明星稀、乌鹊高飞

244 忽然刮起一阵东南风

◆第五节 后赤壁时代：孙刘联盟的蜜月期

246 打江陵周瑜很辛苦

248 取四郡刘备很轻松

250 孙小姐让老刘又爱又怕

251 周瑜之死：孙权的不幸、刘备的大幸

255 第五章 江山亦老：枭雄人生的夕阳十年

◆第一节 走向成都：刘备的黄金时代

257 不让孙权打益州

259 不要怪我狠，是你太天真

262 你现在知道我来干什么了

263 相持不下，叫人来帮忙！

265 拿下益州：刘备忙着分红包

◆第二节 同床异梦：这场婚姻还能维持多久？

268 单刀会上谁更牛？

269 为了汉中，我忍了

◆第三节 英雄日暮：曹操的头痛与心伤

273 被原配夫人厌弃：阿瞒的最痛

277 杀害华佗：曹操自寻死路

278 谁夺走了曹操的仓舒儿

279 荀彧与曹操：越相知、越遥远

282 空盒子：挥之不散的是荀彧的余香！

284 曹操人生的最后课题：做不做皇帝？

286 忠汉派的最后一击：许都之火焰

◆第四节 夕阳残照：照在关云长的刀上

288 关羽北伐

290 没有刘备，江东可以活得更滋润！

291 关公之死：谁该负责？

294 尾声：曹操生命的最后一刻

297 后记

楔子 | 汉末浊世

东汉末年，曹操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他问当时大名鼎鼎的名士评论家许劭：“你看我是个怎样的人？”许劭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区区十个字让曹操很是困惑：“我到底是能臣还是奸雄？我所生活的时代，将会是治世？还是成为乱世？”

曹操最后还是明白了，他大笑而去。

所谓治世，就是太平盛世，自古以来，没有人不渴望盛世的。皇帝渴望自己治下的年代是盛世，因为只有创造盛世的天子，才会被冠以明君、圣主的赞誉，百姓传诵、汗青铭记、千古流芳；百姓渴望自己生活的年代是盛世，唯有盛世，可以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读书人也渴望盛世，因为盛世，政治清明、官场廉洁、程序透明、野无遗贤。传说中的明君，亲贤臣，远小人，青睐孤直刚正，厌恶阿谀奉承。

生活在汉末的诸葛亮，曾经泪流满面地写下这样的字句：“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其实诸葛亮的归纳，未免有些武断。盛世，可不仅仅是“亲贤臣，远小人”可以造就，也不单单是“亲小人，远贤臣”可以终结，更何况谁是贤臣，谁是小人？从来就是一道说不清楚的是非题。

汉帝国的史册上，盛世如夜空中的巨星，文景之治、昭宣中兴、光武中兴、明章之治，星光灿烂、青史流芳。《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

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也就是盛世十分形象的描述。至于东汉，到明帝、章帝时代，“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牛马被野”，也是一个文明昌盛的时代。

汉章帝死于公元 88 年，距离本书所述历史的起点公元 168 年，足足 80 年。那么这个时代，又是什么世道呢?

浊世的初见，仿佛还沉浸在昔日的繁荣，到了浊世的末尾，渐渐露出乱世的迹象。公元 2 世纪 60、70 年代之交，东汉帝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军事上刚刚平定了西部的羌乱，西域也在帝国的控制之下井然有序，从外表上看，东汉帝国是个强大的巨人，谁也不敢惹他不高兴，更别提谁要或谁能摧毁他。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远在万里之外的大秦国国君安敦派遣使者取道东南亚，来到汉帝国的南方边城——日南郡，献上象牙、犀牛角、玳瑁作为国礼。这个大秦国，就是东罗马帝国，安敦，就是东罗马皇帝安东尼·比乌斯，有人说这使者其实是假冒的。这且不去管他，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在外人的眼中，“汉”这个名词，意味着富有、强大，这就好比 19 世纪的人提及大不列颠，20 世纪的人说起美利坚，道理一样!

华丽的外衣之下，又是如何？东汉末年，盛世已经是遥远的记忆，甜蜜而不真实；乱世则是末日预言般的远景，模糊而令人畏惧。在盛世之后，乱世之前，是浊世、衰世！如果把清平之世比喻为一杯清茶，那么浊世就是一碗泥浆中的浑水，无论清浊，生存在世上的人都没得选择，因为口渴，我们必须喝这水，哪怕是一碗浑水。正如生于浊世的人们，不得不在泥沼中挣扎，所求者，不过是生存而已。喝着浑水的人加倍思念清水的甘甜，生活在浊世者也更加渴望治世，只是世事往往不尽人意，浊世之后，常常是更为痛苦不堪的乱世。

袁绍生于浊世之尾，却是时代的先知先觉者。身为“四世三公的名门之后”，他英俊潇洒却又态度谦卑，能礼贤下士而得众人之心。当袁绍利用自己的人脉积极营救被迫害的党人、声望溢于朝野之时，初登仕途的曹操仿佛一只丑小鸭，青涩得到处碰壁。自古以来“成者英雄败者寇”，袁绍的形象因他的失败而在史书上大打折扣，可是在汉末这个大时代，袁绍毫无疑问是一时的俊杰。

【第一章】

第一个十年

人生初见：风暴来临之前的驿动十年（2世纪70年代）



【本章导读】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无论袁绍、曹操，都曾是饱读圣贤书、一心忧国家的好青年。然而不可改变的浊世，总是将人的棱角磨去，只剩下一个痛苦的心，包裹在圆通的球里，渐渐地也麻木了！

无论古人还是现代人，人生前期都有一个青涩时期。从学校踏入社会的青年人，往往会因为理想的崇高与现实的龌龊不能切合而痛苦万分，难以顺利磨合。而适应的办法，无非两条。一是完全改变自己而融入环境，这样的好处是你融入社会了，坏处是那个独特的“你”没有了；二是坚守某些原则而作局部的改变，慢慢使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刺眼，但是却仍然保持独我的核心。甚至，环境也会因你的坚持而有所改变！

如果袁绍和曹操选择前者，那么汉末五十年的精彩开幕将会变得老于世故、平淡无奇，当然，他们说：不！

第一节　袁绍的"潜伏"岁月

尽管出身优越，袁绍却在将近十年的岁月里把自己“潜伏”起来。对时局的敏锐判断，显示出这个年轻人不一般的老成。

谁可以拯救这个国家？

汝南人袁绍已经从濮阳县长的职位上下来多年了。

袁县长下来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贪污渎职，他的官声很好，行政能力更是不容置疑，上司对他的评价是上等之上等、优秀中的优秀。袁县长下来的原因更不是因为他的人脉不够而受到同僚排挤，袁门的树大根深，加上袁绍本人的善于经营，袁本初的人脉早已超越一般同僚，这一点，连同出袁门、拥有嫡子身份的袁术也自叹莫及。

袁绍辞去官职的理由是母亲病故，所以需为母服丧。大汉帝国以孝治天下，袁绍的辞官理由再充分不过，上司无法强留，只能忍痛割爱，而在士大夫群体中，袁绍的孝道行为更抬高了他的声望。

对于服丧，儒家经典早有严格规定，按照血缘的亲疏远近，服丧的规格、时间大不相同。若是一般亲属，只需穿着细麻布做成的缌麻丧服，而且三个月后即可脱掉；若是本宗族的亲属，则需穿着熟麻布做成的丧服，五个月后脱掉，是为小功。若是近亲，则需穿着熟麻布做成的丧服，九个月后脱掉，是为大功；若是妻子、祖父母，则需穿着用生麻布做成的丧服，这种丧服把边缝齐，所以叫“齐衰”。“齐衰”之丧，适用于继母、祖父母、妻子，时间长短各异。

袁绍为母亲服丧，称为“斩衰”，是儒家丧礼中最隆重的级别。所谓斩衰，是指用粗麻布做成的丧服，其实就是用刀子随手裁取几块粗麻布，拼凑缝合在一起。这种斩衰之丧，一穿就是三年。丧服的简陋与服丧期的漫长，都是表明对至亲的悲伤缅怀之情至深，以至于没有心情制作精良的丧服，哀思之情，更需要三年才能化解。

制度虽然如此，可是奢华的世道，世风日下，认真执行儒家孝道的人早已不多。汉代自文帝以来，早将三年的丧服期限缩短至二十五天，其后政策虽有反复，但是认真执行三年服丧的人，总归不多。袁绍这样的世家豪门弟子，却如此严格近于苛刻地对待自己，令天下的士大夫，无论高第、寒门，莫不景仰称赞。

自然，也有刺耳的声音，说袁绍不过借此沽名钓誉而已。有人说，这传言的源头，就来自袁门内部——有的干脆说，就是小心眼爱摆谱又好嫉妒的弟弟袁术。

其实对于外界的言论，称赞也罢、讽刺也罢，袁绍并不在意。冠礼（古代汉族男子的成年礼仪）之后，少年老成的袁绍便已经对自己的人生有所谋划。守丧，对于袁绍而言，既是在寂寞中寄托对母亲的哀思，也是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的好机会。熟读经典，又广泛涉猎杂家的袁绍正是在守丧的黑暗中想到：自古以来无不亡的国家，更没有永保繁荣富贵的世家。大汉帝国的强盛和袁家的繁华，都已经持续了太久，变局即将到来，若不能清醒地看清将来，京华不过烟云一场。

冷眼旁观这时局，袁绍看到了两个字：浊世！

这个结果，有时会让年轻的袁本初感到悲哀。人人都渴望清平之盛世，大汉帝国早年的文景之治，本朝之初的光武中兴，那些黄金岁月，写在汗青之上让后人看着都羡慕得流口水。然而盛世早已如风而散，生在浑浊衰败的年代，却是不可更改的无奈之世。

但这个结果，有时又会让年轻的袁本初感到兴奋。所谓浊世，未尝不是英雄奋起、清扫天下之时。四百年大汉，中间也曾经有过王莽篡夺、绿林赤眉，却能依赖光武中兴，重建社稷。焉知这一次不能再次复兴？

袁绍服母丧的第三年，即将脱下丧服之即，听闻大汉天子驾崩，新帝即位，士大夫领袖陈蕃就任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共辅幼君，袁本初夜望星空，仰天长吭，莫非这令人窒息的浊世即将终结。

新帝的名字叫刘宏，他是一个十二岁的男童。在进京登基之前，他居住在黄河以北的河间，身份是“解渎亭侯”。

大汉帝国有十三个州，河间在冀州。河间并不是一个大城市，众所周知，大汉帝国最繁荣的都市是京师洛阳。但即便在冀州，河间也算不上名城，巨鹿、渤海显然更有名，河间这个地名之所以在后汉书上占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连续出了两位天子。

历史有太多必然，人生却有太多偶然。河间能连续产生两位天子，纯属偶然。第一位河间出身的大汉天子，是汉桓帝刘志。他的前任——汉质帝因为看不惯嚣张的大将军、外戚梁冀，说了一句：“此跋扈将军也！”惹来杀身之祸，虽然汉质帝当时不过三岁小儿，梁冀却不认为童言无忌，毫不客气地将小皇帝毒死。

汉质帝的一句话断送了他的小命，大汉帝国的皇帝宝座出现了空缺。大将军梁冀必须考虑善后问题。最初的人选是清河王刘蒜，但是有人不同意。这人不是朝中高官，却比朝中高官的权势更炙手可热，他就是中常侍曹腾。

曹腾之所以不同意拥立刘蒜，纯属个人恩怨。这位年轻的清河王心气太高，曾经对曹腾无礼，所以引起曹腾的嫉恨。但梁冀可不会因为不相干的个人恩怨而改变主意，所以曹腾的说辞很巧妙，他推荐河间王之孙、蠡吾侯刘志，理由很充足。第一当时刘志当时只有十五岁，